

不死药

不 死 藥

倪匡科幻小說集 Y⑨

著 者	倪 恩
發行人	登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26-1451號信箱 郵撥：0765255-8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 電話：705-3156・705-3195 傳真：706-9880
總經銷	嘉興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樂業街152號
印刷所	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
定價	新台幣120元 港幣15元
初版	中華民國70年10月
八版	中華民國79年3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ISBN 957-39-0058-0



倪匡著

不死藥

無窮的宇宙，無盡的時空，
無限的可能，與無常的人生
之間的永恒矛盾，從這顆腦
袋中編織出來。

金庸 於1982、83年之間

目錄

不死藥.....一

規律.....一六三

多了一個.....二五三

這是一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春光明媚，正是旅行的好季節，而我也正計劃了一次旅行，可是，早上，在我還未曾出發的時候，警方的特別工作組負責人傑克，却突然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有一個人想見我，他的名字是駱致遜。

換了別的人，我或者可以拒絕，或者可以不改變我的旅行計劃，等我旅行回來之後再見他，可是對駱致遜，却無法推宕的。因為駱致遜的生命，已只有幾小時了，他只能活到今天下午四點鐘。

這絕不是什麼秘密，而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的事情，幾乎每一張報紙都登載着這個消息！

駱致遜是一個死囚！

他因為謀殺他的弟弟駱致謙而被判死刑的。那是一件轟動一時的案子，駱致遜曾經不服判決而上訴，但是再審的結果，却是維持原判。

由於這件案子有許多神秘的地方，是以特別轟動，甚至連和這件案子絕無關係的我，也曾經研究過那件案子的內容，但是却不得要領，當然，我那時研究這件案子的資料，全是報紙上的報導，而未曾和駱致遜直接接觸過，所以也研究不出什麼名堂來。

但是我私下仍然認為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案件。

因為駱致遜是全然沒有謀殺的動機的。

駱致遜是一個十分富有的人，他不但自己有着一份豐厚的遺產，而且，還替他的弟弟，保管着另一份豐厚的遺產。他的弟弟駱致謙很早就在美國留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美國軍隊中的一個軍官，在作戰之中失蹤了，軍方認為他已絕無生還的希望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駱致遜如果是爲了謀奪財產，那麼他根本可以順理成章地將他兄弟的財產據爲已有的。但是他却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近三十年了，仍然堅信他的兄弟還在人間。

他派了很多，在南太平洋各島逐島尋找着他的兄弟，這件事情是社會上很多人知道的。許多南太平洋的探險隊都得到駱致遜的資助，條件之一就是他們兼找尋駱致謙的下落。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慘烈的戰役，便是大平洋逐島戰，犧牲的軍人不知凡幾，要找尋一個在那樣慘烈的戰事之中，失蹤了近二十年的人，那實在等於是和大海撈針一樣的困難。

許多人都勸駱致遜不必那樣做了，但是，駱致遜却說，他和他的弟弟，自小便有着深厚的感情，只要還有一線希望，他就非將他找回來不可！

搜尋工作不斷地進行着，美軍方面感於駱致遜的這份誠意，甚至破例地將當時軍隊中行動的記錄，借給駱致遜查閱，使駱致遜搜尋範圍縮小。

終於，奇跡出現了，駱致遜找到了他的弟弟！

當他和他弟弟一齊回來時的時候，這也是轟動社會的一件大新聞。

但是，更轟動的新聞還在後面：在回來之後的第三天，駱致遜就謀殺了他的弟弟。

他是在一個山崖之上，將他的弟弟硬推下去的，當時至少有七個人看到他這種謀殺行動，和二十個人聽到他弟弟駱致謙在跌下懸崖時所發出的尖銳的叫聲。

駱致謙的屍體並未曾被發現，專家認爲被海水冲到遙遠的不可知的地方去了。

而駱致遜在將他的弟弟推下山去之後，只是呆呆地站着，直到警員替他加上了手銬。

駱致遜被捕後，幾乎不替自己申辯，他什麼也不說，他的妻子替他請了好幾位最好的律師，但是再好的律師，也無能爲力！

不但有七名證人目擊駱致遜行凶，而且，三名最著名的神經病專家和心理醫生，發誓證明駱致遜的神經，是絕對正常的。

駱致遜被判死刑。

這件案子最神秘的地方便在於：駱致遜的殺人動機是什麼？

駱致遜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去殺死另外一個人，去殺死自己的親兄弟，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絕不能沒有動機的。

那麼，駱致遜的動機是什麼呢？

他費了那麼多的金錢、時間、心血，將他的兄弟從太平洋的一個小島的叢林之中，找了回來，目的就是將他帶回來，然後從山上推下麼？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就是瘋子了。

但事實上，專家證明了他絕不是瘋子。

這案子使當時會使我感到興趣的原因也在此，我蒐集了一切有關這件案子的資料，而由於案發之後，駱致遜幾乎什麼也不說，駱致遜的夫人，柏秀瓊女士，便成了訪問的對象。

柏女士發表了許多談話，都是力證她丈夫無辜的，她將她丈夫歷年來尋找兄弟的苦心，以及兩兄弟回來之後，她丈夫那種歡欣之情，形容得十分動人。

而且，在許多次談話之中，她記得起一切細節來。柏女士所講的一切，都證明駱致遜沒有謀殺他兄弟的動機，絕沒有。

但是柏女士的談話，也沒有可能挽救駱致遜的命運。

當時，我曾經有一個推斷，我的推斷是：駱致遜從荒島中帶回來的，不是他的弟弟，而是另一個人，當駱致遜發現了這一點的時候，陡地受了刺激，所以才將他帶回來的那個人殺死的。

但是我的推論是不成立的，各方面的證據都表明，駱致遜帶回來的那人，就是當年失蹤的美軍低級軍官，駱致謙中尉。指紋相同，容貌相同，絕不可能會是第二個人的。

因之，駱致遜究竟爲什麼要殺他的弟弟，這就成了一個謎。

我以爲這個謎是一定無法解開的了，但是，警方却通知我說，駱致遜要見我！在他臨行刑之前的幾小時，他忽然要見我。

我——並不是什麼大人物，只是一個普通的人，但是我曾解決過許多件十分疑難難題，荒誕莫測的事，駱致遜之所以在行刑前來找我，當然是他的心中有着極難解決的事情了。

我答應了傑克，放棄了旅行，在我的妻子表示不滿而掀起了的嘴唇吻了一下，就匆匆地出了門。在傑克的辦公室中，我見到了這位曾與之爭吵過多次的警方高級人員，他張大了手，道：「歡迎，歡迎，你是垂死的人的救星。」

他分明對我有些不滿，我只是淡然一笑，道：「我看駱致遜的神經多少有些不正常，他以爲我是什麼人，是牧師麼？」

「那我也不知道了，他的生命時間已然無多，我們去看他吧！」傑克並不欣賞我的幽默。

我們一齊離開了警局，來到了監獄，在監獄的門口，齊集了許多新聞記者，進了監獄之後，只看到有一流的律師，幾乎全集中在這裏了，使這裏不像監獄，倒像是法律會議的會場一樣。

那些律師全是柏女士請來的，他們正在設法，請求緩刑，準備再一次地上訴，看來他們的努力，已有了一定的成績。

在監獄的接待室中，我第一次見到了駱致遜的妻子，柏秀瓊女士。她的照片我已看過不止一次了，她本人比照片更清瘦，也更秀氣。她臉色蒼白，坐在一張椅上，在聽着一個律師說話。

我和傑克才走進去，有人在她的耳際講了一句話，她連忙站起來，向我迎了上來。

她的行動十分之溫文，一看便令人知道她是一個十分有教養的女子。而且，可以看得出來，她是一個十分有克制力的人，她正竭力地在遏制她的內心的悲痛，在這樣的情形下，使人更覺得她值得同情。

她來到了我的面前，低聲道：「是衛先生麼？」

我點了點頭，道：「是的，我是衛斯理。」

她苦笑了一下，道：「對不起得很，打擾了你，他本來是什麼人也不想見的。甚至連我也不想見了，但是他却要見你。」

我的心中，本來或者還有多少不快意，但是在聽了柏秀瓊的那幾句話之後，我却連那一點不愉快的感覺都沒有了，因為我在她的話中，聽出了駱致遜是多麼地需要我的幫助！

駱致遜是一件如此離奇的怪案的主角，他若是沒有什麼必要的理由，是絕不會在妻子都不見的情形之下，來求見我這個陌生人。

所以，我忙道：「別客氣，駱太太。我會盡我一切所能去幫助他的。」

柏秀瓊的眼中噙着淚，她道：「謝謝你，衛先生，我相信他是無辜的。」

我道：「駱太太，你別難過，我……」

我苦笑了一下，因為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實在也想不出有什麼話可以安慰柏秀瓊的了。而且，傑克也已經在催我了，我只得匆匆地向前走去。

死囚室是監獄之中，戒備得最嚴密的一部份，我們穿過了密密層層的警衛，才算走來到了監禁駱致遜的囚室之前，一名獄卒一看到傑克，便立即按下了電鈕，打開了囚室的門。

囚室中相當陰暗，門打開了之後，傑克只是向前一指，道：「你進去吧。」

我一面向前走，一面向內看去，囚室是沒有什麼可以形容的，世界上每一個囚室，幾乎都是相同的。當我踏進了囚室，門又自動地關上了之後，我已完全看清了這件怪案的主角了！

他和柏秀瓊可以說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他看來極是疲弱，臉色蒼白，但是却不以人可憐的感覺，而使人感到他文質彬彬，十分有書卷氣。

他的臉型畧長，他相當有神的眼睛，說明他不但神經正常，而且還十分聰慧，他坐在囚床之上，正睜大了眼睛打量着我。

我們兩人互望了好一會，他才先開口，道：「你，就是我要見的人？」我點了點頭，也在床邊上

坐了下來。我們又對望了片刻，他不開口，我却有點忍不住了，我問道：「別浪費時間了，你的時間

我本來想說「你的時間已無多了」的。但是，對方乃是一個在四小時之後，便要送上電椅的人，若是這樣講法，那不是太殘忍一些了麼？如果他是一個殺人越貨，血債累累的慣匪，那我或許不會收住話頭了，但是他却是一個文質彬彬的書生。

我苦笑了一下，道：「我抱歉。」

他倒反而並不在乎，只是站了起來，踏前了一步，來到了我的面前，俯下身來，然後以十分清晰的聲音道：「幫助我逃出去！」

我陡地嚇了一跳，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之中聽到的最簡單的一句話，但也是最駭人聽聞的一句話了。我問道：「你，你可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他連連點頭，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向你提出這個要求是遲了一點！」

他不說向我提出這個要求是「過份」，而只是說「遲了一點」，真不知道他這樣說法是什麼意思，也不明白他心中在想些什麼！

我瞪着他，他又道：「可是沒有辦法，我直到最後關頭，才感到你可以相信，請你幫助我逃出去，你曾經做到過許多次人所不能的難事，自然也可以幫助我逃出這所監獄的。」

我嘆了一口氣，對於他的神經是不是正常這一點，我實在有重新估計的必要了。

我搖了搖頭，道：「我知道有七十多種逃獄的方法，而且也識得不少逃獄的專家，對他們來說，

可以說是沒有一所不能逃脫的監獄的！」

他興奮地道：「好啊，你答應我的要求了？」

我苦笑着，道：「我是不是答應你，那還是次要的問題，問題是在於，在你這樣的情形下，實在是沒有可能逃出的！」

駱致遜疾聲道：「爲什麼？他們對我的監管，未必見得特別嚴密些。」

我嘆了一口氣，道：「你怎麼不明白，逃獄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它需要周詳的計劃，有的甚至要進行幾年之久，而你——」

我實在不願再講下去，所以我看到這裏，便翻起手來，看了看手錶。

我這個動作，表示什麼意思，他實在是應該明白的，我是在告訴他，他的生命，只有三小時又四十分鐘了。而事實上，他至多只有三小時的機會了。因爲到那時候，牧師、獄卒、獄長，都會將他團團圍住，他是更加沒有機會出獄的了。

他爲什麼要逃獄，這是我那時心中所想的唯一的問題，因爲他逃獄的行動，是無法付諸實行的，所以我實在想知道，他爲什麼要逃獄！

他的面色變得更加蒼白，他用力地扭曲他的手指，令得他的指骨，發出「拍拍」的聲音來，他有點尖銳地叫道：「不，我必須逃出去！」

我連忙道：「爲什麼，他十分粗暴地道：「別管我，我來請求你，你必須幫我逃出去。」

我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道：「對不起，這是一個任何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實在無能爲力，我看

你太太所請的律師們，正在替你作緩期執行的請求，如果可以緩期兩個月的話，那或者還有機會。

「如果緩期執行的要求不被批准呢？」我搖了搖頭，道：「那就無法可施了！」

他突然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比冰還要冷，冷得連我也不由自主地在發抖，他顫聲道：「衛先生，請你利用這三小時，我一定要逃出去，請相信我，我實在是逃出去不可，請你幫助我！」

我十分同情地望着他，道：「請你也相信我，我並不是警方人員，而且還時時和警方作對，幫助一個我認為他可能是無辜的人越獄，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但是我實在是做不到！」

駱致遜搖着頭，道：「不，是我殺死他的，我不是無辜的，他是我殺死的，可是……可是我實在非殺死他不可……請你幫助我！」

我掙脫了他的手，退到了門口。

我在囚室的門口，用力地敲了三下。

那是事先約定的暗號，囚室的門立時打了開來，我閃身退了出去，駱致遜並沒有向外撲出，他只是以十分尖銳的聲音哀叫道：「幫幫我！你必需幫助我，只有你可以做到，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他的叫聲，幾乎是整座監獄都可以聲得到了，我只好在他的叫聲中狼狽退出，囚室的門又無情地關上，將我和他分了開來。

我在囚室的門外，畧停了一停，兩個警官已畧帶驚惶地向我奔來，連聲問道：「怎麼樣？怎麼樣？可是他傷害了你麼？」

這時候，駱致遜的叫聲，已經停止了。

我只感到出奇的不舒服，我只是道：「沒有，沒有什麼，我不是那麼容易被傷害的。」

那兩個警官又道：「去見快要執行的死囚，是最危險的事情，因為他們自知快要死了，那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的。」

我苦笑了一下，可不是麼？駱致遜總算是斯文的了，但是他竟要我幫助他越獄，這種異想天開的要求，不也就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一類的麼？

我向監獄外面走去，在接待室中，我感到氣氛十分不對頭，所有的律師都垂頭喪氣地坐着，他們只在翻閱着文件而不交談。

這種情形，使人一看便知道，請求緩刑的事情，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

雖然，緩刑的命令，往往是在最後一分鐘，犯人已上了電椅之後才到達的，但是是不是成功，事先多少有一點把握的。

我知道，律師們請求緩刑的理由，是和上訴的理由是一樣的，他們的理由是：駱致謙的屍體，一直未被發現，如果他沒有死呢？

如果駱致謙沒有死，那麼駱致遜的謀殺罪名，是不成立的，律師們就抓住了這一點而大做文章。本來，這一點對駱致遜是相當有利的，如果駱致遜是用另一個方式謀殺了他弟弟的話。

而如今，駱致遜是將他弟弟，從高達八百九十二呎的懸崖之上，推下去的，有七個目擊證人，在距離只不過五呎到十呎的情形下親眼看到的。

辯護律師的滔滔雄辯，給主控官的一句話，就頂了回去，主控官問：「先生們，你們誰曾聽說過一個人在八百九十二呎高的懸崖上跌下去而可以不死的？懸崖的下面是海，屍體當然已隨着海流而消失了！」

駱致遜的死刑，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被定下來的。

如今，律師又以同樣的理由去上訴，那麼成功的希望自然是更要微小的了。

我在囚室出來之後，心中便已感到了極度的不舒服。因為我也感到，駱致遜的「謀殺」行動，是有着隱情的，是有着極大的曲折的。

而我也願意幫助他，願意使他可以將這種隱情公開出來，但是我却無能為力！

我有什麼法子，可以使他在行刑之前的二小時，越獄而去呢？所以，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急急地跨過接待室，準備離去。但是，就在我來到了門口之際，我聽到有人叫我：「衛先生，請等一等！」

我轉過身來，站在我前面的是駱太太。

她的神情十分淒苦，那令得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我甚至想不顧一切，便轉身離了去的，但是我却没有那樣做，我只是有禮貌地道：「是，駱太太。」

駱太太眼睛直視着我，緩緩地道：「我們都聽到了他的尖叫聲。」

我苦笑道：「是的，他的尖叫聲相當駭人。」

駱太太道：「我知道，那是絕望的叫聲——」她畧頓了一頓，又道：「我也知道，一定是他對你

有所要求，而你拒絕了他。」

駱太太或者是因爲聰穎，或者是基於對駱致遜的了解，所以才會有這樣正確的判斷的。我無法抵賴，而且這時，我十分沉重，內疚的心情，也不允許我抵賴，我點了點頭，道：「是的。」

駱太太並沒有說什麼，她一點也沒有用什麼「同情心」之類的話來責備我，更不會用「你一定有辦法」之類的話來恭維我。

她只是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謝謝你來看他。」

她一面說，一面便已轉過身去，這樣子，使我的心中，更加不安，我連忙叫住了她，低聲道：「駱太太，你可知道他要我作什麼？」

駱太太轉過身，搖了搖頭，道：「當然我不知道。」

我將聲音壓得最低，使我的話，只有站在我前面的駱太太可以聽到，然後我道：「他要我帮他逃出去，在最後三小時越獄！」

駱太太乍一聽得我那樣說，顯然吃了一驚，但是她隨即恢復了原來的樣子，仍是一片淒苦道：「他既然提出了這樣的要求，那一定有理由的。」

我同意她的話，道：「是的，我想是，可是我却無能爲力。」

我一面說，一面還攤了攤手，來加強語氣，表示我是真的無能爲力。

駱太太仍然不說什麼，她只是抬起眼望着我。

駱太太是一個十分堅毅的女子，這是不到最後一秒鐘絕不屈服的人的典型，在她的眼光的逼視下

，我顯得更加不安，同時，我的心中，開始自己問自己：我是真的無能爲力麼？

這個問題，本來是應該由駱太太向我提出來的，但是她却什麼也不說，只是望着我，而逼得我自己心中要這樣問自己。

當然，如果說一點辦法也沒有，那也是不對的，以我如今獲得警方信任的地位，以及我曾見過駱致遜一次，我至少可以用三種以上的綽頭，幫助駱致遜逃出監獄去的。但是，不論用什麼方法，我都無法使人不知道駱致遜的逃獄與我有關！

那也就是說，駱致遜的越獄，如果成功，那麼，我就必然要瑯瑯入獄了。公然幫動一個判了死刑的謀殺犯越獄，罪名是絕不會輕的。

而我如果不想坐牢的話，我就得逃亡，除非是駱致遜在逃獄之後，能够洗刷他的謀殺罪名，否則，我就得逃亡十八年之久——因爲刑事案的最高追訴年限，是十八年。十八年的逃亡生涯，那實在比坐監獄更加可怖了！

而且，如今我不是一個人，我還有白素，——我的新婚妻子，我們有一個極其幸福的家庭，幸福像色彩絢麗的燈光一樣，包圍在我們的四圍，我怎能拋下白素去坐監、去逃亡？

不，不，這是不可想像的，我當然不會傻到會不顧一切地將駱致遜去救出來的。

我連忙偏過了頭，不和駱太太的目光相接觸。

駱太太低嘆了一聲，道：「衛先生，很感謝你。他是沒有希望了。」

我不得不用違心之言去安慰她：「你不必太難過了，或許緩刑有希望，那麼，就可以再搜集資料